

中国文化十二讲

反思 传统与价值



反思

传统与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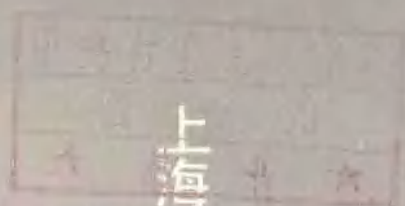
本社编

K203/72

DG32/14

78442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安庆

封面设计：王志伟

反思：传统与价值

——中国文化十二讲

本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00,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0651-9/I·523 定价：6.35元

登记证号：(沪)103

1 引言：略谈传统与价值

●陈卫平

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考察，需要对传统和价值略作讨论。

一、传统·价值·现代化

“传统”是常常出现于我们中间的一个词：“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勤俭持家的传统”、“艰苦奋斗的传统”，等等。

如果进一步问：“什么叫传统？”那就不是很容易回答清楚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对于“传统”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在这些众说纷纭的解释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从广义上肯定传统是指历史上形成的东西。

从这样的基本点出发，我们来讨论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当然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但它和也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又有区别。传统文化是比较具体的，某种学说，某种制度，某件文物都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则比较抽象，它不是具体的一种制度，一件文物，一种学说，而是某一民族文化里的民族精神。它包

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情趣等。但是，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又是密切联系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都可以包括于广义的传统之中，更主要的是因为抽象的文化传统是从具体的传统文化中概括出来的，是具体地表现于传统文化的学说、制度、文物之中的。因此，我们要认识文化传统只有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具体的学派、制度等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

“价值”也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词：“这个东西很有价值”，“那个东西没有价值”。不过，我们日常讲的“价值”往往是和经济学上的“价值”（其外在表现是价格）相联系的，即“值不值钱？值多少钱？”

显然，我们讨论文化传统的价值，决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狭义的价值。一般意义上讲的价值，是评价的对象。人的认识运动包含着认知和评价两个方面。简单地说，认知是论真假，即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否合乎客观实际；评价是论好坏，即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价值就是评价事物对人是具有积极意义还是具有消极意义。我们对于文化传统的认识也包含着认知和评价两个方面。例如，我们说中国文化有“重义轻利”的传统，这是认知命题，没有涉及到评价；而当我们进一步说“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化是有利或有害时，则就是评价命题了。所以，对于文化传统的认识并不完全涉及价值。当然，在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中，认知和评价往往是相联系的。因为对事物的认知越是真实，就越能对事物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样，评价揭示了事物和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就会促使人进一步地去认知。因此，讨论文化传统的价值，即评价文化传统的意义，也离不开对于文化传统的认知。如果对于文化传统的认知是虚假的，那么，对其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为什么我们对于文化传统的讨论常常更多地与价值相联系呢？这就存在着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我们讨论文化传统的现实动因是：近百年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需要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对于这一进程是具有积极意义（正价值）还是具有消极意义（负价值）？近百年来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争论无不是围绕着这一轴心的。显然，这主要是从评价方面来认识文化传统。所以，传统与价值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传统是历史上的东西，现代化是当代的现实，因而现代化无疑是对传统的否定。但是，否定并不只是断裂，还是连续：现代化是在传统提供的背景下起步和发展的，是在一定文化传统的社会环境里进行的，因而现代化总是和一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的。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都有其民族特色。所谓民族特色，就是不同民族的自己的文化传统。

既然文化传统和现代化是不可分离的，那么，反思文化传统的价值，就成为每个民族走向现代化中的思想课题。西方学者对此也作过很多研究。伽达默尔的释义学强调，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个传统，也不管他是赞同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与否，传统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哈贝马斯批评伽达默尔过于强调了传统而忽视了反思的力量。他认为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虽然不能取消它们，但却能影响和改变它们。我们不在这里评析这场争论的是非得失。只想借此说明我们之所以从反思文化传统的价值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正是意识到现代化不可能摒除传统而凭空建立，因而需要凭藉反思的力量，使得文化传统对现代化产生出更多的正价值。这样，我们就参与了创造新的文化传统的价值。

二、文化传统的多元性

我们评价文化传统的价值时，必须注意到文化传统的多元性。

这在评价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时尤为如此。因为中国自汉代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以来，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所以，人们常常把中国文化传统与儒学传统等同起来。实际上，儒学传统是不能涵盖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除了儒学传统之外，中国还有墨、道、法等诸子的思想传统。以后还有佛教、道教等宗教传统。所以，中国文化传统是多元的文化传统相互整合、影响、选择的结果，决非单独的儒学传统所能代表的。

即使是儒学，也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两种传统：正统派儒学的传统和非正统派儒学的传统。所谓正统派儒学是由被统治阶级视为圣人的孔孟以至程朱陆王；所谓非正统派儒学则是被排斥于这些圣人之外的儒家思想。他们虽然作为儒家，有其共同的传统，比如注重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提倡“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但他们确也存在着不同的传统。比如，在天道观上，正统派儒学都是唯“天命”或“天理”是从，形成了乐天安命的传统；而非正统派儒学则有从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到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不相预”和“天人交相胜”，再到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和王夫之的“造命”、“相天”这样非命尚力的传统。再比如，被看作儒学传统最主要的心性之学，也同样存在两种传统：正统派儒学自孔孟的“自省”、“尽心”、“知性”，到朱熹的“居敬”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贯串着突出内心修养的传统；非正统派儒学从荀子的“化性起伪”，到王安石的“习”以成善恶，再到王夫之的“习成而性与成”，贯串着注重“习”、“行”来培养德性的传统。因此，我们在评价儒学传统的时候，就应当注意到儒学内部正统派

和非正统派的不同传统。

儒学尤其是正统派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上是居统治地位的，非正统派儒学及其它非儒学派在历史上是受压抑的。这是不公正和不民主的。我们今天则应给古人以民主的待遇，不要一提中国文化传统，似乎就是儒学传统，一提儒学传统，似乎就是孔孟程朱陆王这些正统派，而是要平等地从非儒学派和儒家学派、正统派儒学和非正统派儒学的传统中去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提出文化传统的多元性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点。

文化传统的多元性还表现在它有“雅”“俗”之分。“雅”文化即上层精英文化，“俗”文化即下层民间文化。这两种文化也有着不同的传统。“雅”文化传统往往通过记载于书面文献的思想观念而表现出来，而“俗”文化传统更多地是通过行为方式得以表现和沿袭。由于我们长期的关于文化传统的研究中比较偏重于书面文献记载的思想观念而忽略了行为方式，因此，常常容易把“雅”文化传统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全部。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是有害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承担者，更是下层社会的主体。因此，“俗”文化传统就其实质而言，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显然，如同我们撇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一样，忽视了反映农民意识的“俗”文化传统，也就不能全面地评价中国的文化传统。

“俗”文化传统和“雅”文化传统有着对立的一面，也有着相通的一面。比如，中国农民具有的造反传统就是如此。从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洪秀全的“手执三尺定乾坤”，这种“造反有理”的文化传统和儒家“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

权威主义传统显然有对抗的一面。但是,即使是造反的农民,也总是渴望有一位站在他们之上的主宰者,因而常常将造反的首领加以神化而崇拜之。他们在打落了象征着统治权威的王冠之后,又马上把这顶王冠捡起来戴在他们崇拜的新权威者头上。可见,这种农民的造反传统与儒家权威主义传统又有着相通的一面。我们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应当把“雅”“俗”两种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更深层的把握。

当然,由于“俗”文化传统比较多地表现于行为方式,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突破这一困难,那么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一定会有崭新的面貌。

三、评价文化传统的两种标准

怎样评价文化传统的价值,是讨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问题。

对待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大约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文化传统随着产生它的传统社会在近代的解体,也就逐渐地走向了死亡,只是作为“幽灵”在人们的心灵中活着。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已落后于时代,其对于现时代只具有负价值。“五四”时期大多数激进的思想家以及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就持这种意见。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尽管在近代中国走向衰落,但不能由此得出它失去了一切人文价值的结论。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即使在其产生的社会根基瓦解之后,仍然具有永恒的人文价值。“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及至目前在海外的“新儒家”大体上持这种意见。

这两种不同意见,就其方法论而言,实际上是使用了两种评价标准。这两种标准,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工

具理性的评价标准是以某种政治、经济的功效为尺度，价值理性的评价标准是以文化传统本身的内在价值为准绳。揭示中国文化传统落后于时代，用的是工具理性的标准，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不因其落后于时代而随之丧失的人文价值，则用的是价值理性的标准。我们应当将这两种评价标准相结合来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当曾在其笼罩下的人们开始议论其价值的时候，必定是它遇到了挑战或陷入了困境。在古代中国，人们对于泱泱文明古国的文化传统是充满着自傲感的，对于其价值是毫不怀疑的。到了近代中国，时代提出的课题是：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近代工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时代课题面前束手无策，因而人们开始讨论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基本上都是揭露中国文化传统在近代化进程中的负面作用，因而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过时的了。这发展到“五四”，就有了猛烈地批判文化传统的“打倒孔家店”的呐喊。显然，这主要是用工具理性标准来评价文化传统。

海外的学者对于近代中国对于文化传统的批判尤其是“五四”的“打倒孔家店”，颇有微词，认为这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其实，以工具理性的标准评价文化传统，不仅在近代中国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中国人就不可能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眼看世界，创造中西合流的新文化；就是今天，这仍然是需要的。我们现在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摘引一些儒学的道德说教，似乎要告诉人们，目前所面临的种种道德失范的问题，早在千百年前就已被儒学大师们解决了。这实在会将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导入歧途。儒学传统是多种因素和多

种层次交织而成的立体。例如，“敬老”的道德传统，是和老人传统的家长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崇尚经验的认知方式等相联系的。这不是说，谈敬老就必须从家长制谈起，而是说当我们评价儒学文化传统的时候，不能只是摘引某些看来在今天还是需要的词句，把它落后于时代的性质掩饰起来，作片面的阐发。因此，工具理性的标准仍是我们今天评价文化传统的价值时所需要的。

当然，无庸讳言，“五四”的先辈们确有偏重工具理性标准而忽视价值理性标准的偏失。例如，陈独秀主张用西方“以实利为本位”的传统来取代中国“以感情为本位”的传统，理由是：中国注重人际感情的文化传统对于发展西方式的商品经济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在今天应当比“五四”前辈们站得高些。文化传统既已成为传统，它不仅具有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具有内在的理论价值。所谓内在的理论价值，就是说它不只是提供了某种关于宇宙人生的知识，而且是提供了某种关于宇宙人生的智慧。这种智慧包含着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洞见，是合乎人性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潜藏着许多有待于充分展开的合理因素。就中国文化传统提供的智慧而言，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世界上富有巨大价值的文化传统之一。

比如，中国文化有善于辩证思维的传统。这一传统具体是通过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来表现的。就其知识结构而言，用阴阳这样的概念来说明宇宙天地人生社会的运动变化，在当代是不适宜的了。我们现代的天文学、地理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已大大地超过了这种原始的思辨性知识。但是，就其提供的智慧而言，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辉。不是吗？阴阳对

立统一思想中所包含的对立互补、有机整体、动态平衡的智慧，都被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所摄入。古老的传统智慧仍然流淌在当代人的思想血脉里，凝固在现实社会的思想库中。所以，尽管我们现在中学生的科学知识要比之《周易》的作者丰富得多，但《周易》的辩证思维所包含的智慧，却使得思想深刻、学识渊博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们再三回味。

再比如，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以儒家为主体，儒家主张仁智统一，有着强调提高理性自觉来培养德性的传统。这一传统包含的理性自觉的原则，并不因为儒学已落后于时代而丧失价值。自觉原则始终是道德行为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多次引用儒家关于道德修养上不应“自暴自弃”，要“慎独”、“一日三省”等语句，就是发扬了儒学理性自觉的原则。毫无疑问，这一原则对于今天仍是有价值的。

上面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价值理性的标准也是我们今天评价文化传统的价值时所需要的。

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种标准结合起来，将使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有更全面的估计。

正是从把这两种标准相结合的要求出发，我们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的基本态度，恰如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永田广志在《日本哲学思想史·序》所说的：“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地赞美。不论我们如何想唾弃它，而它也是同现代有着血肉的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想赞美它，而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复活。”

目 录



【 1 】	引言：略谈传统与价值	
【 1 】	智慧的民族特征	冯 契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看中国传统文化	
【 34 】	两大色块的基色	翁绍军
	——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比较	
【 70 】	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杨国荣
	——孔子与儒学	
【 113 】	中国人的精神自由梦	刘辉扬
	——庄子与道家	
【 138 】	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范例	苏渊雷
	——佛教概述	
【 182 】	自然与生命	胡道静
	——道教概述	
【 210 】	流块建构	申小龙
	——中国语言的文化形态	
【 242 】	天人合一	朱立元 王振复
	——中华艺术精神的文化内涵	

- | | | |
|-------|--|---------|
| 【292】 | 夸父逐日的启示
——中国传统科技纵横谈 | 胡小静 |
| 【318】 | 演化与革命
——中国文化型态转换的临界点 | 陈广宏 |
| 【349】 | 自东徂西与西学东渐的双重奏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熊月之 施扣桢 |
| 【395】 | 冲撞与合流
——从“五四”时期的中西哲学比较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的前景 | 陈卫平 |
| 【426】 | 续后记 | |

1 智慧的民族特征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看中国传统文化

●冯 契

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世界上是不多的，而能与悠久、丰富、灿烂的中国文化相媲美的文化，则更是寥寥无几了。中国传统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世界文化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有理由为中国传统文化而自豪，但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今天，古老的中华民族正朝着现代化的新纪元前进，需要建设新的文化。这就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全而系统的研究评价。这是一项有待于许多人从许多方面来共同努力的重要工作。这里只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就它在对精神价值(真、善、美)的探求中所表现的智慧的民族特征作一点分析。

文化与价值

“文化是什么？”我们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碰到这

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发表了很多见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无需一一加以评论。这里只指出一点，“文化”一词的用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早在“五四”时期，梁漱溟曾对文化下过定义：“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①他把“文化”解释为“民族生活的样法”，是在广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他认为“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把“意欲”作为文化的根源，是唯心论的文化观。瞿秋白也在“五四”时期讨论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他说：“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文化是征服天行。”^②他把“文化”理解为“人类之所作”，也是在广义上使用文化一词，并且把文化安置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表现了唯物论的文化观。然而他和梁漱溟尽管在文化观上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之分，但在对“文化”采取广义的用法上是一致的。后来，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里也谈到了“文化”。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显然，毛泽东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来解释文化，和瞿秋白的文化观是同样的，但他把文化理解为观念形态，则是在狭义上使用“文化”一词，这和瞿秋白又是不同的。

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各种创造。广义的文化包括生产力的状况、经济的关系、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心理、各种意识形态和科学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创作，都是人的社会实践的结果，即人在自

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② 《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

然物上面加工的结果。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过程，就是人的精神把现实可能性和人的需要结合起来，使观念取得理想，并通过实践使理想化为现实，把理想形态的观念对象化。这样就创造了价值（这里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具有肯定意义的正价值，当然它和负价值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我们通常讲不同时代的文化或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同的文化体系，这就意味着它们包含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体系。原始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或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等等，都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包含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体系。所以，可以说价值问题是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

谈到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便涉及人的自由以及人所创造的价值同人的本质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的本质力量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人所创造的价值包括功利和真、善、美等，具体表现在物质生产、社会事业和科学、道德、艺术等精神活动领域，从人类历史的总体来说，自由劳动是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基石，而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是最基本的“好”。在此基础上产生真、善、美的理想，那是和人的精神力量——理智、意志、情感等相联系着的。但自由是历史的产物，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中，人的本质力量及其在价值领域的表现，往往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是什么？这是个非常广泛的有待于多种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本文将限于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民族文化在探求精神价值方面的某些特征。哲学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分别研究真、善和美的领域，如果我们把握了